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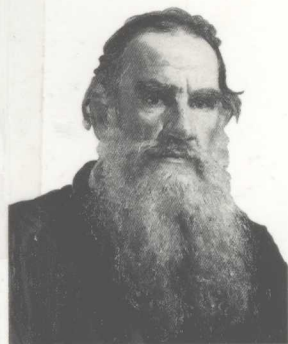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

陈思和◎主编

文学的影响力

——托尔斯泰在中国

陈建华◎编
草 婴◎序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1828-1910)，俄罗斯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地位。托尔斯泰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对沙皇俄国的农奴制统治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对普通的俄罗斯农民，寄予深深的同情。托尔斯泰对中国的文化非常关心，通过英语，阅读老子的《道德经》，并将它译成俄文。他还致信辜鸿铭，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关心。托尔斯泰的作品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具有影响，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也有过巨大的社会反响，茅盾等都翻译和介绍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思想。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

中国图书馆学会 (CIP) 数据

陈思和◎主编

文学的影响力

——托尔斯泰在中国

陈建华◎编 草婴◎序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 / 陈建华编.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5
(世纪的回响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 - 7 - 81132 - 586 - 7

I. 文… II. 陈… III. ①托尔斯泰, L. N. (1828 ~ 1910) —文学评论②托尔斯泰, L. N. (1828 ~ 1910) —影响—近代文学—中国 IV. I512.064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859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网 址	www. juacp. com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腾莺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2 - 586 - 7
定 价	32.00 元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陈思和

《世纪的回响》丛书共编过三辑,每辑十种。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编成。列名主编的是李子云、赵长天和我,但主要是李子云老师策划的。当时出版界已经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纯文学的著述难以正常出版。李老师负责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工作,她想学习巴金先生在30年代主编《文学丛刊》的榜样,编辑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系统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这个想法大约是得到了巴金和王元化(他们都挂名为这个基金会的法人代表和会长、副会长等职)等前辈的支持,我记得“世纪的回响”五个字是巴金先生颤抖的题词,而王元化先生还亲自提议并且找人编辑了诗人辛劳的创作集。具体的过程我记不清了,最初李老师与我讨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正准备出国,她要我推荐两个年轻人来帮她做些具体的编辑事务。我就建议她找复旦的郅元宝和华师大的杨扬,那时他们俩还都是副教授,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杨扬的积极性似乎更高一些,他为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出了不少的力。前两辑编得很顺利,由珠海出版社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出版。第一辑为“创作卷”,第二辑为“批评卷”,每辑十种,作者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里不怎么提到的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卷”有许地山、废名、凌叔华、卞之琳、吴组缃、冯至、穆旦、芦焚、丽尼和辛劳;“批评卷”有周作人、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叶公超、李健吾、梁宗岱、朱光潜、李长之和路翎。编者大多是复旦、华师大的青年学者与一些还在读书或者刚刚毕业的博士生,也有个别年纪较大的研究者参与了工作。这两辑的作者名单是怎么定的我不了解,如果我参加了意见的话,也许“批评卷”里会有唐湜、常风两位的文集。我回想一下自己当时的行踪,1995年底到1996年上半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其后有两次去瑞典和台湾,到1998年下半年我又去了韩国首尔大学半年,总之,是不怎么在上海。等我回来可以安心做一些事的时候,那两辑书已经顺利出版了。

丛书的前两辑有过不少好评,第一辑出版后不久又重印了一次,正面的评价也不少。出版社方面很高兴,有一次总编还特地来上海请了两桌酒席。本来出版社还想把它作为重点图书去参加评奖,但后来发生了一点问题,因为那些作品都是从原著中找来的,作品的语言还保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言习惯,现在看来就有些不规范,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曾经想按照现在流行的规范修改,但李子云老师坚决不同意,要求原汁原味地保留当时作家的语言习惯。这样一来,历史原貌是保留下来了,但却因此无法参加全国性评奖,据说按照现在的出版规定来衡量,这套丛

书的“语言错误”超过了万分之三的标准。但是因祸得福,这套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保持了历史原样,这一点,对研究者对读者都是弥足珍贵的。不过这套书在出版过程中也出过一些纰漏,最有意思的是,设计封面的是一位当时颇有名气的年轻人,他在电脑里找作者照片时,竟忘记了吴组缃的名字,只记住了一个发音“缃”,在电脑里找来找去找出一张吕叔湘的照片就放上去了。等到书印出来了才被人发现,于是出版社只好返工,重印封面,大约是赔了一些钱的。这本有吕叔湘头像的错本,我还保存着。

接下来可以说到丛书的第三辑了。前两辑出版的成功,使李老师和出版社都有了信心,于是开始商量编辑第三辑。因为前两辑分别是“创作卷”和“批评卷”,有人建议第三辑可以编一套翻译卷,出版翻译家的作品。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我建议李子云老师,是否可以改变一个思路,不编翻译家文集,而从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选出十位,编一套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的文集,这样可能更加有意思一些。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了李子云、赵长天两位的赞同。李老师请示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也很支持,还介绍了黑格尔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认为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如果能编成一卷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周围没有人对黑格尔在中国的历史有研究,几经商量后,决定了这样一批选题:《尼采在中国》《易卜生在中国》《弗洛伊德在中国》《托尔斯泰在中国》《泰戈尔在中国》《达尔文在中国》《杜威在中国》《罗素在中国》《克鲁泡特金在中国》《白璧德在中国》。总选题为《世纪的回响》第三辑“外来思潮卷”。这套书的规模相当壮观,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系统的专题性资料汇编。每一卷都不仅包括外国思想家或者作家在中国被翻译介绍的原始材料,还收集被研究、被阐释、其思想观点在中国被应用的材料。我们所约的每卷编者都是对某个领域素有研究的学者,因此,第三辑的编辑工作还是很顺利,大约一年以后大部分都已经如期交稿了。

这一辑的审阅工作我稍微多负一点责任。一来是丛书的前两辑我基本没有参与,都是李子云、赵长天两位在工作,我虽列名为主编,心里很歉疚;二来这个选题也是我的一个未了的心愿。二十多年前,我刚毕业留校,中文系安排我担任贾植芳先生的助手,协助他主持的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划项目中的子项目:《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资料汇编》。这项工作进行了近三年的时间,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我和其他同事一起收集整理了近二百万字的原始资料,还编写了六万多字的大事记。这项研究工作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过去我们研究现代文学,一般都局限在国内的视野,尤其是批判了胡风的新文学移植论以后,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外,很少有人把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里加以考察。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方法兴起,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热点,贾先生开风气之先,着手研究和编辑这一领域的大型资料,是非常有眼光的工作。可惜资料汇编完成后,出版

方面受到了阻碍。我们的构思过于宏大,内容也过于丰富,反倒成为出版的一个经济负担。这过程中换了几家出版社,每家都说是好书,有价值,诚诚恳恳地接受以后,就放在那里没有声息了。几经催问都不得要领,最后等着我们主动取回了事。这套资料汇编一直放到2004年,为了给贾先生庆祝九十大寿的生日,经过大量的删除后,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印了出来,书名改为《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1898—1937)》,分上下册,百万字。原稿被删除了一半以上,被删除的部分,除了大事记以外,主要是涉及具体外国思想家或作家对中国的影响的部分。这部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证明了这个选题在今天依然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有着大量的市场需要。

我现在要说的是,《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正是在贾先生主编的那本资料汇编还没有出版音信的时候,着手策划编辑的。我协助贾先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有了这一领域的基本知识和视野。中国的现代文学其实是在呼应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起飞的,晚清开始,中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枪炮侵略和心理屈辱的同时,开始思考现代化的问题,逐步确立了世界性的视野和观念。而这一新的信念的确立,正是以推崇西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标志的。我们从鲁迅推崇赫胥黎《天演论》到信仰进化论,从苏曼殊钟情于拜伦、雪莱的浪漫主义,从梁启超大力介绍西方英雄传记等言论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学生在西方留学,受到西方著名人士的影响而终身不改其志的例子很多,胡适一生追随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徐志摩追随罗素、崇拜泰戈尔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巴金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信仰,梅光迪、吴宓、梁实秋们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宣传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都可以成为中西思想关系史上的佳话。还有,在五四时期西方著名学者来华的讲学,如杜威、罗素等人在中国的讲演,都像龙卷风似的激起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巨浪。我们今天只有正视这一切,才能够比较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五四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现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可是,仍然是好事多磨,就在第三辑丛书编完交付之际,出版社方面又出了状况。先是那位很有事业心的总编突然病倒,后来好像是出版社经营上发生了问题,拖了几年,书都已经排好了清样,做好了光盘,几经校对,该做的一切都做了,就是没有顺利出版。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当年支持这项工作的前辈巴金先生、元化先生都先后作古,李子云老师也卸下了文学基金会的工作重担。这期间我与其他人都做过努力,促使这套书尽快问世,但好像有其中的一本印出来了,其他九本依然杳无音信。在这种情况下,这套丛书的编者之一,同济大学的孙宜学教授慨然出面周旋,联系了江西高校出版社,并且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不愿看到这套有价值的丛书长期搁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不能焕发生命活力,也希望在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与学术发展中,继续能够听到上一世纪文学传统的薪火传承和大潮回响。经过几方面的协商,我们现在顺利将《世纪的回响》第三辑“外来思潮卷”交给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体例格式等一律沿袭原来的模式。在这里,我不

仅要向慷慨支持我们的江西高校出版社,也要向所有为这套丛书出版作过努力的朋友们,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谢。

这套丛书与《中外文学关系资料汇编》可以配套。《汇编》从整体出发,着眼于介绍大的思潮流派;这套丛书从具体人物着手,一人一本,深入而系统。两者搭配,正好是一个理想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库。前几年,我曾经在北大—复旦比较文学高级论坛上介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研究领域有没有参考资料和教材,我的回答是,教材目前有过几种,但真正的有参考价值并可供阅读研究的原始资料,却很少。现在《汇编》与这套《世纪的回响》相继出版,可以说填补了一大块学术的空白点。新材料必然会推动新的学术研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给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成果。

《世纪的回响》原来就有钱谷融先生写的序在上,但因为换了新的出版社,有些事情需要向编者、读者和朋友们有所交代,于是再作如上的补充,是为序。

2009年2月9日写于香港岭南校园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90个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90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90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90年中,我们却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吗?

新中国成立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1935年12月到1949年4月止,历时14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七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惟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而话又说得很谦虚。

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地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对将近 90 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曾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一些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序

草 婴

二十世纪初,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有关他的文章源源出现在中国,这绝不是偶然的。托尔斯泰生活于十九世纪的俄国,而俄国地占欧亚两大陆,具有东西文化交汇的天然条件。当时西欧资本主义浪潮猛烈冲击专制落后的沙皇俄国,使整个国家发生剧烈动荡,改革和保守两大势力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展开空前的搏斗,真所谓“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

托尔斯泰生逢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时代,目睹广大民众的苦难,他这个从小就极具博爱精神的贵族,内心一直处于无法排遣的悲愤之中。他博览群书,遍游俄国和西欧各地,探索能救民于水火的途径。在这种探索中,他不断深入了解俄罗斯社会和俄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他倾注全部心血描写了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和苦难深重的人们,使广大读者的心受到强烈震撼。他的作品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尤其在那些同样饱受专制统治之苦的地方。中国人民经历了两千多年暗无天日的封建统治,对异族人民的求变愿望特别容易产生共鸣,而对探索改善自己国家的途径又极为关心,因此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位热爱人民、追求真善美的大师,自然很快就赢得普遍的敬爱。

早在二十世纪初,托尔斯泰在世的时候,中国就有人介绍这位“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鲁迅、茅盾、瞿秋白、耿济之、张闻天、巴金、夏衍、胡愈之等优秀作家和学者都先后介绍过托尔斯泰,他们或者翻译、改编他的作品和文章,或者阐述他的博爱精神,分析他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方法,总是把他作为一位光照日月的伟人介绍给中国读者。

中国介绍托尔斯泰,总的来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二十世纪上半世纪,后期是二十世纪下半世纪。在上半世纪,中国介绍了托尔斯泰的生平,又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他的哲学思想、人生观、宗教观、艺术观、教育观,同时也翻译了他的部分作品,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等,但这些作品多半是从日语、英语转译的,从俄语直接翻译的不多。当时中国学者研究和介绍托尔斯泰,基本上是独立思考,各行其是,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干扰,较少框框,虽然手头资料不多,而且往往是第二手的。尽管如此,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影响还是不断扩大,他在中国人心里的地位越来越高。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世纪,情况有了变化。托尔斯泰作品更多地被介绍到中国,而且多半是从俄语直接翻译的,印数也不断增加。托尔斯泰传记介绍过来的不止

一部,有关他的论文更是汗牛充栋,无法统计。当然,其中不乏具有独到见解的精彩之作,但相当一部分却或多或少受到外来教条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毛病是把托尔斯泰割裂成互不相干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两个人。

托尔斯泰的一生确实矛盾重重,尤其是思想上的变化更大。他在青年时代虽已看到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但对生活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想通过各种途径来加以改变。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累,他在精神上越来越找不到出路,心灵上的压抑感也越来越沉重。在无可奈何中,他也只能从宗教上找求解脱。至于他内心对宗教的看法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他晚年一次同契诃夫和高尔基的谈话中听出。托尔斯泰说:“我看多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少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这两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他所说的多数人是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他们活在世界上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土地,没有房屋,物质和精神都极其贫乏,因此需要一个上帝来抚慰他们悲苦的心灵。他所说的少数人是指上层统治阶级,他们有钱有势,生活豪华奢侈,但精神萎靡,因此也需要一个上帝来填补他们空虚的心灵。

最后,托尔斯泰以八十二岁高龄离家出走,茫无目的,只求脱离这个使他无法忍受下去的生活环境,终于病故在一个铁路小站,结束了他震撼世界的生命悲剧。

托尔斯泰的生活和思想道路尽管曲折复杂,但他作为十九世纪的一位伟人,始终具有前后统一的人格,不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位思想家,他所努力追求的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真善美,他从青年时代起直到生命的末日,总是把他所有的爱奉献给全世界苦难的人们。因此,把托尔斯泰分割成艺术家和思想家两个人,往往是出于某种功利的政治需要,那是不足取的。今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来还一个真实的托尔斯泰,不能再受形形色色错误观点的扭曲。

陈建华君花费大量心血编成这本《托尔斯泰在中国》,介绍的虽只是二十世纪上半世纪的文章,但内容丰富,编排有序,我相信对读者理解托尔斯泰其人其事,还是很有帮助的。

目 录

- 1/ 《世纪的回响·外来思潮卷》出版序 陈思和
5/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7/ 《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序 草婴

第一辑

- 3/ 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 閔中寒泉子
9/ 俄大文豪托尔斯泰小传 佚名
18/ 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 凌霜
24/ 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 雁冰(茅盾)
37/ 托尔思泰的文学(节选) 雁冰(茅盾)
40/ 托尔斯泰生平与创作 郑振铎
43/ 托尔斯泰传论 瞿秋白

第二辑

- 49/ 破恶声论(节选) 迅行(鲁迅)
50/ 托斯道氏之人道主义 佚名
52/ 宗教改革伟人托尔斯泰之与马丁路得 天颢
56/ 托尔斯泰人生观 蒋梦麟
59/ 托尔斯泰之人生观 陈复光
62/ 托尔斯泰百周年纪念(节选) 陈叔铭
68/ 托尔斯泰之人生哲学 郎擎霄

第三辑

- 89/ 托尔斯泰的妇女观(节选) 瞿秋白
93/ 托尔斯泰与科学 杨铨
98/ 托尔斯泰的哲学 济之(耿济之)

- 104/ 托尔斯泰的艺术观 张闻天
123/ 托尔斯泰的教育观 刘大杰
128/ 托尔斯泰之政治概观 郎擎霄
138/ 托尔斯泰之经济哲学 郎擎霄
146/ 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节选) 梁实秋

第四辑

- 153/ 巨炮之教训 郭沫若
156/ 中国之托尔斯泰(节选) 甘蛰仙
160/ 《奔流》编校后记(七) 鲁迅
164/ 《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译者前言 巴金
165/ 《黑暗之势力》之考察 蒂甘(巴金)
170/ 《托尔斯泰论》译者序言(节选) 克己
172/ 读托尔斯泰的《复活》 司君
176/ 序《战争与和平》 郭沫若
178/ 纪念托尔斯泰 封斗
180/ 我冒了一次大险
——改编《复活》后记 夏衍
183/ 托尔斯泰的两个中篇:《家庭幸福》和《伊凡·伊里奇之死》 方敬
187/ 《安娜·卡列尼娜》(节选) 端木蕻良
190/ 论安娜·卡列尼娜的死 曹湘渠
200/ 《子夜》与《战争与和平》 林海(郑朝宗)

第五辑

- 207/ 致辜鸿铭 托尔斯泰著 味荔译
210/ 忏悔录(节译) 托尔斯泰著 郎擎霄译
219/ 托尔斯泰的历史观 托尔斯泰著 实斋译
222/ 托尔斯泰与东方(节选) 罗曼·罗兰著 愈之译
225/ 艺术家托尔斯泰 傅利采著 冯乃超译
231/ 基督伦理之要点(节选) 克鲁泡特金著 郭安仁(丽尼)译

235/ 附录一:主要译名对照表
239/ 附录二:重要著译目录
251/ 后记 陈建华

第一辑

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

闽中寒泉子

今日之俄国有一大宗教革命家出矣，其人为谁，曰勒阿托尔斯泰也。托尔斯泰文学之事耳，而何以曰宗教家？托尔斯泰破帽垢衣，在寂寞之野与田夫野老伍，既无基督骑驴人耶路撒冷之光荣，亦无路德鸣罗马教皇之败坏，吁号天下之火焰，观其所为亦不近于古之高士乎。而何以曰宗教革命家？此不可以无解说也。而吾之所以推托尔斯泰为俄国宗教革命家者，约诸二语：曰托尔斯泰反动于俄国现在之境遇而起者也，曰托尔斯泰将欲以更变世界宗教之意义者也。彼之所以为宗教家者在此，彼之所以为宗教革命家者在此。

托尔斯泰之宗教思想如何乎？虽曰本乎耶教，而非世之所谓耶教也。虽曰近乎佛教，而与世之所谓佛教相去甚远也。盖彼之宗教非佛教耶教之旧宗教，而托尔斯泰之新宗教也。而此新宗教之所以发生于今日则其原因乃在俄国人民之境遇，在俄国阶级之悬绝，在俄国政府之虐政，在俄国宗教之腐败，在俄国君相之夸大而好战，是因其厌世观似佛教也。而其忧世济时讲求一种社会学说，欲挽人类之劫运归之永久之平和，非佛教之类也。其以福音为根柢似耶教也。而其抛弃教权教会教仪，排黜骄奢虚伪残酷无慈悲无正义无公道之文明，则非耶教之比也。惟其疾视现在社会之甚往往流于矫激驰于空想，而不自知耳。虽然，此在衣驼毛，束皮带，食蝗虫野蜜，以呼于野之豫言，非所可尤也。庄子曰，为之斗斛，所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所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所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所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破斗折衡，而民不爭。托尔斯泰之思想，有与此近焉者矣。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有以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贼窃乱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托尔斯泰之思想又与此近焉者矣。呜呼，以如此之人，而出于第十九世纪，而又出于今日，而又出于俄国，尤可注目之下也，吾请略叙其人物与思想于后。

勒阿托尔斯泰以一千八百二十八年生于俄国之牙斯那亚^①世袭伯爵，固贵族子也。幼丧父母，为亲戚所育。延师教以各国语言文字，无不精通。夙信宗教，每

^① 现汉译通译名：雅斯纳雅·波良纳。

有过，志诸简册，痛自悔改。其叔母曾语之曰，凡世间自非长于交际之人，则快乐名誉，皆不可得。而交际之道：一在操法国语而雅驯；二在磨光手爪而长之；三在娴于舞蹈；四在风流蕴藉。托尔斯泰从其教，锐意学之，以为舍是而别无成人之道矣。既而入大学习教，学医学。学法，学东洋语，学诸科，皆不成。乃辞大学从军，赴高加索地方。边塞天然之风景，生活之质朴，均有所感于心，而著诸小说。后有种种名作，士女争诵。迨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克里米亚之役，从军有功，且著一书，极力摹写此役之大活剧，大惨剧，使读其书者，神泣魂惊，而托尔斯泰之厌恶战争，实始于此。

战罢乃游圣彼得堡，与其文人交，为世所重。托尔斯泰回顾此时之境遇，深自惭愧，曰吾昔以绝代文学家自任，而今顾自问，当时于人生之意义，何知何觉，则茫乎无有也，惟文字之所获使吾居美宅，昵美人，博美名耳。观于此语，则可见未悟以前之托尔斯泰为何等人矣。

居数年，与其友漫游德意志诸国。视察其教育制度，即设一学堂，躬执教鞭，以实验自己之教育理想。时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也，托尔斯泰年三十四，娶德国军医某之女，深厌都会纷奢之风，夫妻相携退隐于其邑牙斯那亚。其夫人有妇德，笃信宗教，佐其夫管理家政。托尔斯泰每有著作，夫人缮写其稿，随写随易，有时或至五六次，而犹未已也。而夫人拮据龟勉，驷翰如此，则托尔斯泰大著作之成，夫人实有力焉。夫人生子十三人，和气蔼然，极室家之累，且有马三千，家产广大。内有敬爱彼之邑人，外有仰彼文名之士女遍于全欧。若使常人居之，则人生得意之极也，而托尔斯泰懊恼益甚。何也：以人生问题生于其心，而不得解说也。然则此解说彼将何由求之，科学哲学非其所由也，无已其宗教乎。

佛不入涅槃而入地狱，此言何谓也：夫涅槃极乐也，惟佛得以入之。而地狱者众生所沉沦也，故佛欲救众生则不可不身入地狱以拔众生苦而佛之慈悲乃圆成矣。不然，则是佛以己苦以己乐而不以众生苦以众生乐也。不以众生苦以众生乐者，焉得为佛哉，此其所以不入涅槃而入地狱也。托尔斯泰即佛也。佛者大慈悲心是也。若以自己而已，则财产名誉文学绑绕托尔斯泰之一身，五欲之乐无所不备，又何苦为忧愁无聊之人乎。乃托尔斯泰之意以为，天下若我境遇，自俄国人民全体视之，仅居其最少数，而其最多数，则食而不饱者也，衣而不暖者也，居而不安者也，孽孽营营，惟日不足，犹且不能以脱于饥寒，而又为无慈悲无正义无公道之政之教之所凌虐矣。苟有人心者，可睨此多数同胞之沉沦地狱而不之救方，且欢笑于其侧，歌舞于其侧，战胜于其侧，意气傲然，以为优等人类者，固如是耶。

于是，托尔斯泰自贵族降而投农夫之群，以倡新宗教。破帽垢衣，与田夫野老杂，或耕于野，或樵于山，以自食其力为无上之乐，而诚爱之福音进乎其口，真理之光明照乎其心，其心愈隐而名愈显，其行益谦而德益高，俄国农民之爱彼如父母也，俄国君相之惮彼如严师也，欧洲人民之敬彼如豫言者也。彼曾设一譬喻以自叙心中之情状，曰有人乘我于小舟，放之中流，授我以棹且指示我以可达之彼岸。既而